

# 明慧週報

● 长春版 ●

第 108 期 2009 年 8 月 4 日

## 英国各界谴责中共迫害

……不与人类的敌人为伍……



■ 中使馆前的和平抗议十年如一日从没有间断过

## 美国警察：“我想来这里坐一会”

【明慧网】（明慧记者美国华府报道）陶丽莎是住在美国华盛顿 DC 的法轮功学员。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陶妈妈和其他学员一起，不约而同都到了中使馆前进行和平请愿、讲真相的活动。

转眼十年过去了。回想当年，九九年十一月的一天傍晚，一个中使馆的人出来跟陶妈妈辩论，说是把法轮功的书都看了，并说了一些诬蔑的话。陶妈妈向对方说：“很好，（看了书）那是你的福份。”并从兜里拿出《转法轮》说：“你看完这本书，看过哪一句话，你觉得他是邪的？”当时对方说不出来啥，支吾其词。陶妈妈接着说：“我所有法轮功的书都有，你说你看过所有法轮功的书，现在你进去拿，你拿出来哪一本书有问题的，我们共同探讨。”陶妈妈还善意地提醒对方，若他听的都是来自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的不实报导，而不是李洪志师父说的话、法轮功录像及书籍，那是不着根据的。

在华府中使馆前，经常能见着友善的警察与路过的民众高举大拇指，汽车的鸣笛声，支持着学员的坚忍不拔的精神。二零零一年美国“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的一天，有名警察坐在中使馆前的长凳上，陶妈妈就上前跟他打招呼。这名警察表示，他每天上快十二小时的班。陶妈妈说：“如果你们工作很忙，法轮功这儿你们就不必来。我们在这儿这么久，永远都是非常平和，不会有任何事。”那位警察说：“你们来一百，或是来一千，个个都是‘真、善、忍’的人。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吗？因为我快累垮、很累的时候，我在（你们）这里坐一会儿，我觉得很舒服。所以累了的时候，我就想来这里坐一会儿。”◇

【明慧网】（明慧记者唐秀明伦敦报导）十年反迫害之际，英国法轮功学员举行了系列讲真相活动，其中主要包括七月十五日下午于国会举行的题为“中国悲剧”研讨会、七月十八日在伦敦市中心举行的反迫害游行等。

英国国会议员大卫·豪沃斯议员（右上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英国政府应该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法轮功的问题，而不是泛泛而谈人权问题。对于从英国到中国去进行器官移植的问题，政府应该严肃对待并采取限制措施。”

杰拉德·贝坦先生（右下图）是英国独立党欧洲议会议员，他在议会广场上的集会发言中，高度赞扬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勇气。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贝坦议员表示：“我现在知道了，在一个象中国这样的国家，人们要站出来说话得需要巨大的勇气。”“尽管政府需要考虑如何维持国际贸易，而且我得知 BBC（英国广播电台）因为害怕自己在中国的生意受到影响而不敢在今天集会上露面，但是我个人还是希望他们认真想想，绝不能与人类的敌人为伍。”◇



## 北京面授班期间的神奇事

【明慧网】我一九九三年七月有幸参加了法轮功师父在北京讲法传功办的第十一期班，十堂课，星期日是上、下午各一堂课。

记得在星期日中午，我在礼堂外的空场上休息时，看到师父从远处走来，我马上站了起来。只见师父直向一个坐轮椅的女学员方向走去。师父到那里问了一下她的

的情况（这位女学员的病情很重，是家人推她来的），并祥和地问她说：你能站起来吗？

只见师父的右手手心向上、手指向前直对这位女学员的后背，这位女学员有气无力地点头说：能，接着就慢慢地站了起来。这时师父接着说：你能走吗？只见师父将右手手掌立起，手心直对她的后背，她又点点头说：能，就开始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师父又说：你能跑吗？她说：能，就跑了起来。

在场看到的学员都为她鼓掌，这位女学员跑了一圈。师父就叫她回来坐在轮椅上，继续为她调整身体，最后只见师父在她腹前一抓，双手端起（就好像用双手托着象脸盆大的重物一样），走到旁边用力甩出，然后对这位女学员的家人说：她现在很虚弱，下午我讲课的时候，你们把她推到讲台的最前面。

师父说完就走进了礼堂。当时的情景真是让我激动得只是流泪。课后这位坐轮椅的女学员是自己走出礼堂的。每当我与同修讲起这段事情时，师父那慈悲的目光、祥和的面容，那每一个动作都浮现在眼前。（文/北京大法弟子）◇

# 吉林省长春女子劳教所对我的迫害

【明慧网】遭受了三年的残忍迫害后，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七日，我从吉林省女子劳教所被释放那天，劳教所勾结乾安县“六一零”、大布苏镇派出所企图在劳教所门前绑架并继续非法关押我，家人与劳教所据理力争，我借机跑到街上，打车出走，至今有家不能回。



我于零五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由于修炼身体好了，对于生命的意义也有了深刻的领悟，不再追逐名利，只想做一个符合真、善、忍标准的好人。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日晚九点多，乾安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副大队长李彦波、大布苏镇派出所副所长李东阳、居委会主任唐海等人闯入我家，以了解情况为名骗开房门，蜂拥入室，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非法搜查，抄走大法书籍、资料、电脑、打印机，价值近万元。我据理力争，没有结果，被绑架至乾安县看守所。我以绝食方式抗议我所遭受的迫害，被看守所副所长尹奋前领人拉到乾安县中医院野蛮灌食。之后，大量鲜血从我鼻腔流出。

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乾安县公安局与大布苏镇派出所所以莫须有的“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将我和我婆婆（同一天）劫持到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

## 遭七次野蛮灌食

在黑嘴子女子劳教所，我被野蛮灌食七次，出现胃痛，日益严重。同时，心灵上的痛苦也接踵而来。我小叔子来看我，告诉我由于我和婆婆都被非法劳教，我五岁的儿子没人照顾。警察魏丹告诉我“你不决裂，永远回不了家。”

警察严立峰告诉我，“‘七·一’你必须唱歌，强制的，否则，劳教所的刑具都让你尝一遍，到时撕心裂肺的是你自己。”劳教所强制这里的在押人员为共产党唱颂歌，我拒绝唱这些歌曲，当月被加期八天。

一大队大队长李颖、副大队长姜丽君、严立峰、四小队管教魏丹对我周围的在押人员散布谣言说，她们都在给我完成生产任务，挑拨我与别人的关系，让周围的人都敌视我、监视我，经常找人汇报我的一言一行。在我身体极度恶化的情况下，因为我躺了一会，警察们就把我身边的一个近六十岁的老太太叫去训斥了一顿，责问我躺着她为什么不管。后来，我实在站不住、也坐不住了，就躺在了几块当垫子用的泡沫板上，我身边的人受到了李颖、严立峰、魏丹的训斥。那段时间，我整天呕吐、便黑便，甚至于吐血，我家人十分担忧，要求接我回家治疗。一大队以“不决裂、当地公安部门不敢接收”为借口拒绝了。

## 拒绝“转化”遭电击迫害

三个月后，我刚被拉劳教所的那天下午，就被铐在铁床上。晚上，我跟警察关红娟提出要上厕所，关红娟

让看着我那两个人都去上厕所，只把我留下来，说：“你想上厕所，就不让，就让你尿裤子。”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严立峰领着恶人祝家辉来了。祝家辉在诱导我背叛大法不成的情况下，告诉魏丹某个监狱用“坐小板凳”的方法转化法轮功学员，效果特别好。祝走后，魏丹命令我每天从早上五点半到晚间九点，都要坐在小板凳上。严立峰告诉监视我的人每天只能让我保持一个姿势。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想到修炼人放下生死是为了做好人，做更好的人，而不是为了承受非法的无度的迫害。我找到李颖，严立峰，询问：“你们是执法人员，执行的得是法律，罚我坐小板凳执行的是法律的哪一条，哪一款？”李颖推说不知道，严立峰说“让你坐着你还不干，明天站着。”

二零零六年年底的一天早晨，由于我坚决不看那些骗人的污蔑大法的光碟。严立峰，段雅娟强迫我看光碟，我坚持不看。门外一大帮警察冲进屋，叶炯掏出藏在衣服里的电棍，电我嘴，脖子，腿。一大帮警察架着我往管教室走，边走边电，走廊上一人看见警察电我吓的腿都抽筋了。

进了管教室，警察们把我推倒在地上，我抬头一看，屋子中间摆着一张椅子，李颖正坐在上面，警察们骗我写决裂书，被我拒绝了，又让我承诺干活，摆出一副不答应就不肯善罢甘休的架势。我告诉她们：“在苦难面前，我不光能咬牙，也能咬舌头。”她们知道我不是说着玩的，就把我又押回，再一次铐在铁床上。我刚被铐上铁床，我沉默，那三个人就什么也不干，瞪着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我。看着他们我刚开始只是觉得说不出的委屈，任着眼泪不住地往下流。哭着，哭着，逐渐地清醒了，想到自己是炼功人啊，遇到多难的事都要心怀善念对待世人，我心中有大法，真善忍的光芒能指引我超越修炼路上的一切魔难，我一定要活下去，告诉这里的被邪党蒙蔽的警察及这里的人们“法轮大法好”。数天之后，我的手被铐着长时间不能动，出现抬胳膊费力，手不灵活的情况，警察们怕我胳膊残疾了给她们添麻烦，没过多久，就把我放下来了。

## 闯出魔窟 流离失所

二零零九年三月份，我得知我被非法加期三百六十七天，超过吉林省地方制定的《劳动教养学员奖惩条例》中规定的最长加期“三百六十五天”两天，询问运作此事的警察周正红，周正红说“这还给你少加了呢，你没填《解除劳动教养合同鉴定》，都没给你加。”后来，我又找严立峰，才把加期改到三百六十五天。因为我在下楼吃饭时要向劳教所值班的咨询关于加期的事，周正红再不允许我下楼了，一直把我囚禁在楼上。

四月十七日，我被释放那天，因为我在被非法劳教期间不配合劳教所对我的迫害，劳教所勾结乾安县“六一零”、大布苏镇派出所企图在劳教所门前绑架并继续非法劳教我，家人与劳教所据理力争，我跑到街上，被迫流离失所。◇